

瓯江口

鲁晓敏(松阳)

东晋太宁元年(323)的春天 ,正是草木狂野生长的季节 ,郭璞登上了瓯江南岸的一座小山 ,手搭凉棚向东南张望 ,一连串低矮的山丘弯曲布列眼前 ,状如舀水的斗柄。他不禁眼前一亮 ,那些山丘仿佛北斗七星落在大地上 ,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风水宝地啊 ! 于是 ,他用一管小笔在绢帛上画下了温州郡城的布局草图 :城池设计成北斗七星状 ,凿二十八口水井 ,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 ,掘五口池塘 ,象征着 五水配于五行 。同时 ,开挖河道沟渠 ,全城水系随着郭璞的笔尖游走而流动起来。在此基础上 ,后世逐步深化完善与调理 ,直至将温州建设成中国著名的风水古城。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风水鼻祖 ,郭璞当年驻足过的山丘更名为郭公山。温州城最为人熟知的 ,还有江心屿 ,它是温州人文胜地 ,陆游、王十朋、文天祥等名人撰写了诸多的诗文赞美它。与北斗城形成对应 ,岛屿上也开挖出七口形如北极星的水井 ,使温州斗城的布局更合乎天象。岛上标志性建筑除了江心寺之外 ,还筑有东塔和西塔 ,千年来 ,双塔照亮了黑黝黝的江面 ,为往来的航船指引前行的航路。

在古代中国 ,无论大小聚落 ,都要设置水口。一个上佳的水口被古人视为聚落财运、文运的门户 ,是福泽子孙后代的保证。古人观念里 ,水流代表着财源 ,进水口以开敞为佳 ,出水口宜关闭紧密 ,要有藏蓄之势。郭璞将江心屿设计成温州城的水口 ,后人根据郭璞的理念 ,精心 绘制 出了一个精致而又极具意向的水口图 :东西两侧上矗立着两块形神兼备的巨岩 ,东侧石色洁白 ,鼻长似象 ,称为象岩。西侧石呈翠色 ,似雄狮蹲守 ,称为狮岩。双塔浮江 ,狮象把关 ,终于营造出了器局宏阔的水口。

在郭璞眼里 ,江心屿夹在瓯江中间 ,遥望瓯江口 ,已经是大格局的水口了。但是 ,随着温州城不断扩张 ,城际线拉到了东海 ,水口也由江心屿扩展到了瓯江口。从空中俯瞰 ,瓯江入海口形成一个巨大的喇叭口 ,七都岛和灵昆岛恰到好处地坐落在江口 ,加上江心屿 ,三岛如同含在瓯江口的三颗明珠 ,三座天然的岛屿扼守瓯江口 ,从而锁上了海天一线的超级大水口。这三岛像阀门一样起着分流江水、缓解激流冲刷堤坝的作用。它们是守护瓯江口的第一道防线 ,奋力阻挡着海潮对港口和两岸的冲击。它们是调节温州气候的大空洞

在这个大水口中 ,最不为人所知的就是灵昆岛 ,因为它代表着另一重身份——整条瓯江流域的水口 ,它拥有另外一个地名——瓯江口。

温州城北依瓯江 ,西依绵延的群山 ,在大罗山山

脉和瓯江之间是局促的冲积平原水网 ,温州的大门只得向东方的大海敞开。再造一个海上新温州的构想 ,在温州人的脑海里沉淀、酝酿、碰撞了许久。上世纪末至今 ,温州人通过跨海大桥、拦海大堤、围垦滩涂、填海造地等一系列工程 ,将灵昆、霓屿、洞头主岛与大陆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 温州半岛 ,它如同温州城伸向大海的臂膀 ,将瓯江与海洋顺畅地挽在一起 ,牵起瓯越大地的山海大观。

瓯江口扼守温州出海口 ,它是整个 温州半岛 的核心。在地图上看到 ,灵昆岛与霓屿岛连成一片之后 ,外形好似一艘逆流而上的船。灵昆岛身后瓯江一路东流 ,一座座船形村落接二连三地进入视野 ,瓯江两岸的先民们一砖一瓦地筑起一艘艘想象中的船 ,希望子孙同舟共济去战胜艰难险阻 ,祈祷航船在翻滚的波涛中安稳前行 ,激励宗族子弟刻苦攻读 ,期盼后世子孙在科举征途中乘风破浪 ,在庙堂之上大展雄才 ,实现 达则兼济天下 的人生理想。同时 ,带着水涨船高、扬帆起航、一帆风顺、满载而归等吉祥寓意的船形村落承载着家族心愿。瓯江口的这艘船 ,或许不是刻意而为 ,但是它继承了瓯江流域的文化精神和拼搏精神。

瓯江船形聚落的形状大多是中间大两头尖 ,街巷布局如同一个 丰 字 ,一条笔直的街道仿佛木匠弹过的墨线 , 啪 的一声将聚落分为两半 ,一条条横平竖直的小巷沿着主街两侧依次排开。灵昆街道四通八达 ,市政道路、河网、绿网相融相成 ,但是仔细分辨 ,一条东西横向的主干道中如同船的龙骨 ,三条南北向的纵道如同船的骨架 ,块状的社区和园区如同一块块船板 ,还是一个 丰 字。既然是水城 ,就将水文化玩到极致 ,密集的河道上 ,飞跨着百座形形色色的桥梁 ,既有中式也有西式 ,既有石拱桥也有吊桥 ,既有小桥流水也有跨江越海 ,一桥一景 ,移步换景 ,以桥连城、择水而居的水韵为它赢得了 东海威尼斯 的美誉。站在高处俯瞰 ,绵延的高楼林立在此起彼伏的绿色波涛之上 ,气势蔚为壮观 ,如同看到了一片海市蜃楼。因为我知道 ,十余年前 ,那里还是一片江泥淤积的荒地、长满芦苇的海涂与低矮的渔村。

郭璞设计温州城时 ,他仅完成了描山 ,他给了温州两个选择 : 城建山内可保千年平安 ,城建山外可保千年富盛。他没有料到 ,千年后的温州城 ,在瓯江口 ,当年他目力所穷之处 ,温州人正在大笔绘海 ,一座 133 平方公里的海上新城正拔地而起 ,一个依山跨海的温州新城沿着灵昆、霓屿、洞头 ,一步步走向大海 ,迈向远洋。郭璞的愿望终将得到实现。

饼香 情浓 爱绵长

雷美芬(莲都)

中秋佳节 ,三日假期 ,儿子即将远行。烧点什么好吃的呢 ? 先生一早竟念叨起了饼。说起饼 ,我是毫不犹豫地应和 ,可 !

一个电话 ,就把婆婆呼来了。在婆婆到来之前 ,我们立即着手准备面粉、葱、肉等。借助大润发生鲜一键服务 ,感受着网络的便利 ,放下心来的我进入了午睡时间。

一阵阵饼香把我唤醒。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婆婆的烙饼技术很好 ,关键是动作还很快 ,等我醒来 ,盘子上已经叠了三四个饼。你瞧这饼金黄金黄的 ,皮儿薄薄的 ,拿刀一切 ,鲜嫩嫩的酸菜、葱就露出来了。虽然今天的饼背面看起来有点焦 ,婆婆也颇有些在自嘲 ,但的确是带点焦味的饼吃着更上头。照例 ,我又是闷声吃饼 ,腾不出嘴巴夸赞一句。

而每一次的闷声吃饼 ,就是对婆婆烙饼技术最好的夸赞。记得当年还住在老房子的时候 ,经常是下班一回家 ,便未见其人 ,先闻其香。见我到家 ,婆婆立即端上一个饼。盘子有多大 ,饼就有多大。这时 ,婆婆总会问会不会太咸或是太淡 ,这时我总会说 : 正好 ,已经吃了一半了 ! 实在太好吃了 ,腾不出嘴说话 ,想一口气先吃完 ! 这时婆婆总是笑咪咪地说 : 你每次都夸奖我 ! 那半方言半普通话的言语中满是知足和幸福。

近年在文元上班 ,离婆婆住的地儿比较近 ,婆婆经常会烙两个饼送到学校门卫处。每当接过婆婆烙

的饼 ,除了眉眼、嘴巴不经意上扬 ,脚步也是忍不住地轻扬。妈妈不在身边 ,有婆婆多年来像妈妈一样一直关照着 ,真好 !

婆婆还特别有心 ,一个饼的馅加了鸡蛋和葱 ,另一个就是咸菜肉丝馅。生怕凉了不香 ,还用袋子层层包裹着。有一次正巧碰见同事来我办公室 ,我忍不住分享婆婆烙的饼 ,同事直呼羡慕 : 亲人在身边就是好啊 !

回首往事间 ,厨房那娘儿俩幸福的争论把我的思绪拉回。我仔细一听 ,原来是婆婆嫌自己儿子不用心看着饼 ,导致火候过了 ,饼焦了。过了一会儿 ,婆婆自己看的饼也烙焦了 ,母子俩就这样相互调侃着。呵呵 ,这哪是相互嫌弃 ,分明是一场亲子烙饼现场秀嘛 ! 狭小的厨房里挤着两个人 ,一个和面 ,一个下锅 ,一个接一个地烙 ,不知疲惫。

转眼间 ,盘子里已经叠了七八个饼了 ,先生还不满足 ,还想再烙几个梅干菜饼 ,捎去给好朋友尝尝。婆婆一边打趣着人家会不会嫌弃 ,一边又很自觉地和起了面 ,剁起了肉 ,切起了葱 ,拌起了梅干菜。随之而来的叮叮当当声 ,清脆而悦耳。

我知道 ,对婆婆而言 ,被儿女们惦记着 ,需要着 ,哪怕忙碌也是一种幸福。而这喷香的饼 ,满足的不仅是我们的味蕾 ,也是老人家的知足和幸福。

饼香 情浓 爱绵长

晒场记忆

朱伟民(莲都)

早些年月 ,粮食奇缺 ,村里人将村头的一亩 晒场 种一茬早稻。这里插秧比其他任何稻田都要早 ,稻子相对来说 ,也会提前成熟。七月 ,骄阳似火。村民收割了这一亩金灿灿的稻谷 ,锄去稻茬 ,整平凹凸的泥土 ,便是晒场了。

当灿烂的阳光从山巅喷泻而出时 ,生产队便安排村民们将一捆捆簞子背到晒场 ,铺展开来。接着 ,又从仓库里挑出一担担湿稻谷 ,倒在一张张簞子上。还要用谷筛筛掉稻草叶屑 ,最后将稻谷均匀摊薄晾晒。晒谷场一天的序幕 ,就这样被拉开了。

晒谷物时 ,为防止牛、猪、鸡、鸭等践踏蹂躏 ,四周边沿要立上荆棘 ,围起木栅栏 ,或用石块垒起作为防护的篱笆。除此之外 ,还要谨防空中的麻雀 ,捆扎稻草人 ,分布在晒场各处吓唬麻雀。

有一个年过七旬的老婆婆看守晒谷场。村道从晒谷场旁边通过 ,另一边是石头砌成的高高坎壁 ,在三岔路口坎壁处凸出一块小桌子大的岩石。此处太阳被高坎阻挡 ,上午凉快。老婆婆耳朵有点背 ,每天一早起来安然地坐在岩石旁的竹椅上 ,沏一大搪瓷杯夏枯草 ,摆放在岩石上 ,随时品饮。她摇动着用麦秆编织的扇子 ,旁边放一根头部开叉的竹棍 ,若有麻雀降落晒谷场 ,便站起身来 , 哐当 ,哐当 地敲打竹棍 ,并大声驱赶道 : 喔去 ,喔去 ! 顿时 ,麻雀纷纷逃离。

老婆婆在岩石上放了茶罐和几个碗 ,周围放了凳子、椅子。若有人来或路过 ,她便招呼他们坐下歇歇 ,喝一碗凉茶。她的脸庞已被岁月划出一道道沟壑 ,但她很和蔼。小时候 ,我会经常坐在她的身边 ,喝茶 ,听故事 ,她给人一种很安稳的依靠。

中午前后 ,生产队的仓管员会戴上草帽 ,隔一时段使用谷筛在各簞子上拉来拉去 ,翻动谷子。这样 ,谷子干得快。

黄昏时分 ,太阳已躲到西山背后 ,那些晒谷场地势较矮的 ,已经暗了下来。仓管员们便抬出谷风车 ,分离稻谷中的草屑、瘪粒等杂质。通过谷风车加工的稻谷 ,统一被堆放在一张簞子上 ,远远地都闻到谷物散发的香气。

接下来就是分粮。会计腋下夹着账本 ,拿着算盘来到晒场。坐在箢箩翻过来的箩底上 ,噼哩啪啦打着算盘珠子 ,计算着各家各户应分多少粮食。分粮时 ,须用扁担套进秤纽 ,两人抬着大秤 ,下方秤钩住一箩筐稻谷稳稳升起 ,一人用手把持着秤砣 ,将它移到合适的位置上 ,各农户们都巴不得秤杆翘天更好

那个年代 ,粮食少 ,番薯作为粮食要吃上一年时间。为了方便保存 ,就要把青番薯晒成番薯丝干。先把番薯放入打稻桶里洗干净 ,手工刨成丝 ,而后倒入打稻桶里滤洗淀粉水 ,再捞起番薯丝装入萝筐里 ,挑到山岗晒场上晾晒。

番薯是秋冬收获的 ,而秋天的阳光并没有夏天那样炽热 ,所以把晒场选在山岗、山坡上。因此 ,村周围四座山上 ,都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晒场。搭起木架子 ,上面斜放一条条长三米、宽一米左右的竹篾匾簾 ,把番薯丝摊放在上面晾晒。山岗上的阳光充足 ,且山风不受羁绊 ,来去自由 ,番薯丝干得很快。

如今 ,晒场早已远离了我们。稻谷晒场已经被划成一畦畦田块 ,分给农户作菜园 ;一处处横在山岗山坡上的番薯丝晒场 ,也已经树木葱茏、绿意盎然。晒场的兴衰 ,可见证时代的变迁。那如火如荼的、热闹有趣的晒场景象 ,会闪耀在时光深处 ,成为一代人记忆的永恒。